



王奎山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中国小说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王奎山卷

《用心歌唱》
《红绣鞋》
《一缕轻烟》
《一对红》
《露天电影》
..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母亲文非车子



作者简介

王奎山,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,1968 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(今河南大学)中文系。其后,在湖北省汉川县沉湖军垦农场和河南确山农村劳动锻炼。1972 年至 1985 年先后在确山任店高中和确山一高任中学语文教师多年,1985 年调入确山县文联工作。1981 年开始发表小说,1987 年创作小小说,已发表小说、散文、随笔多篇,结集出版了《加尔各达草帽》、《王奎山小小说》、《偶然》等。曾获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,多次获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、佳作奖,2003 年获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,推介名家,遴选精品,2003 年,由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,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 1982~2002 年度,共评选 10 人;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,每届评选 5 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,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,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(1982~2002)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(2003~2004)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(2005~2006)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(2007~2008)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,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浑然天成，大巧若拙

——王奎山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沐浴在晨曦里的汤泉池是迷人的。叠翠的山林岚气四溢，清碧的水色，在船家桨楫的乃声里，漾动无边涟漪。如烟如雾的雨丝儿，给湖光山色轻笼一袭神秘的面纱，影影绰绰地透出万种风情来。乍离嘈杂的都市，我沿着寂静的湖畔徜徉，寻觅久违了的野情野趣。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偶抬头，前方竟有人抚膝而坐，一如老禅入定的模样。如果披上蓑笠，甩一钓竿，无疑便入古诗的意境了。这幅天人合一的剪影，曾长久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这便是王奎山给我的印象。

1990年初夏，《百花园》和《小小说选刊》在汤泉池举行全国小小说创作笔会，我认识了王奎山。奎山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，用河南方言来说，犹如席篾子在脸上划了一道。不相称的倒是嘴巴奇大，在五官的比例中，漫画般地夸张。这一大一小，使奎山增添不少魅力。后来熟识了，我曾给奎山“看相”，信口胡诌说：“你相貌奇特，属于怪人，怪者，必身怀绝技也，不可测。你的眼睛细长而敏锐，说明肯思考；而口阔容拳，则气吞山河，这辈子操笔谋生，易成大器……”没想到一番神侃胡聊，竟使奎山有些动容，一点头，扬手在我肩上一拍，转身去了。像个谜，让人猜不透，也忘不掉。但这一拍，构成一个漂亮的小小说结尾，包含了认可和无须言传的意思。我们成了新朋友。笔会结束时，他交给我一组新作，说：“我想让你给我当一次责任编辑。”

奎山不爱说话，总喜欢听别人高谈阔论，极专注地消化着你的见解。尤其是室内聊天时，他会倚在沙发上，长时间盯着

天花板，任手指夹着的烟卷燃烧。听着听着，会从狭窄的眼缝里，瞥过一道光亮来，似乎在问，你说的都是真话吗？一瞬间，会让你的某种骄矜和浅薄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变得认真起来。奎山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大学毕业。教过书，当过县、乡级干部，长期生活在基层。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，注定是一路风雨兼程的。厚实的生活基础加上娴熟的艺术技巧，使奎山的小小说每每出手不凡。他的小小说深深地植根于中原厚土，静静地观察着与他血肉相连的当代农民心灵变化的轨迹，以及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，又时时深情回眸远逝的少年时代和田园生活。其作品构思、语言都富有特色，小小说集《加尔各达草帽》、《王奎山小小说》和《别情》便是极好的例证。他的创作不取材于理，而取材于情。比如《红绣鞋》，是一首感人肺腑的爱情绝唱，更是一曲荡气回肠的人性美的颂歌，麦苗不啻是民间英雄，她用一双红绣鞋证明着自己爱的坚定、执着和无私。再比如《一缕轻烟》、《母亲》等篇什，都能在看似平淡的人间烟火中，透露出作者丰沛的人生积淀，凸显出富有哲理意味的思考。朴素的文字里裹挟着岁月的风霜，让人一咏三叹；散文化白描式的语言显得恬淡优美。奎山在他的作品中，善于塑造两大类人物形象：一是知识分子，如教师、知青、艺术家等，让主人公们抚摸着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一层层烙印，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，以此来反映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，注重表现他们的情操和人格。二是乡村人物。奎山笔下那些普通的男人、女人、老人和孩子，无不对生活充满希冀。他们纯朴憨厚、心地善良的天性，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，引起作者由衷的喟叹和同情。

生活中的王奎山，甘居淡泊，向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古人情趣，任云卷云舒，我自读书写作。但在作品中，无论褒贬人物、针砭时弊或讴歌生活，其笔触不失犀利、透彻和热情，毫无矫揉造作、无病呻吟之态，渗入一个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负责态度。奎山的笔，如今显得更为老辣。《割韭菜》把村干部利用职权，用蝇头小利来中饱私欲的丑恶嘴脸，把村妇贪慕虚荣的蹩脚表演，刻画得惟妙惟肖，勾勒出一幅活脱脱

的乡野风情漫画。《刨树》言近旨远,通过树根树干的无奈纠缠,透视出中国农村亘古封闭的乡间邻里关系,于斤斤计较中显宽容,牵扯出人性的藕断丝连般的黑色幽默感。此类作品中,我最欣赏《偶然》与《布袋子》。前者布局绵里藏针,寓意深长,字里行间,不动声色地拷问着俗世中的人性。面对生活,一个人应持怎么样的生活态度,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,敬业爱岗和敷衍塞责之间,究竟有多大的差距。一个字的简单纠错,何以如此繁冗甚至需付出昂贵的生命代价。我倒认为,不能动辄把所有的恶果,都无端归咎于社会问题、机制问题,而应该在我们自身的素质上,查找一下我们还缺失了什么。后者的故事很有意思,一个妇女从电视上看了英国人用布袋子取代塑料袋的做法很受启发,竟效仿起来推广。没想到不被认可,连遭碰壁后只好暗自流泪。我们当然要问这究竟怎么了,难道人们不知道绿色环保的重要性了吗?可很多时候,有关部门宁肯用很长时间花费精力把这样的人和事树成典型、模范来宣传,却极少动脑子把它转化为条例、条令让人依律遵循,其结果往往只能事倍功半。

2007年5月的“中国郑州·第二届金麻雀小小说节”上,评论家韦妙才在少林寺抓拍了谢志强、王奎山、沈祖连、刘国芳的合影照,并取名曰“小小说的‘四老’”。我乍看照片的瞬间,脑海里便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以他们为代表的“小小说专业户”们,为小小说这种新文体的成长,一路风雨兼程,不弃不离,如影随形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奎山的乡村风情系列、国芳的青春哲思系列、志强的先锋魔幻系列、祖连的三岔口人物系列,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文学阅读中,曾倾倒了两代读者。可以说,他们每一个人,都是小小说的开拓者、奠基人和红色记忆。他们是小小说的脊梁,是后学者的楷模。他们是一个个闪烁在夜空的文曲星,是小小说长河里手持红旗的弄潮儿。以他们为代表的小小说中坚力量,埋头耕耘,淡泊名利。照片上的“四老”,那种从心底流露出来的恬淡、自信和安详,着实让人感慨万千。自“汤泉池笔会”以来,我和“四老”有着割舍不断的情谊,从开始的编作关系,到文友,

到朋友，无论书信往来、电话问候或笔会聚首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萦绕心头的，永远都是浓郁的小小说情结。

进入新世纪之后，奎山由早期的对知识分子和底层小人物的写作，逐渐转入对社会问题、人类自身问题的思考，以低姿态的进入，尤显贴近生活。谈到我们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时，有人戏言，国外许多“贵族作家”是通过写作把自己变成了平民，而中国的许多平民作家，则是通过写作，试图把自己变成“贵族”。这话放在奎山身上，起码不太合适。奎山曾说：“书是有生命的。书的生命就存在于被人阅读中。”他一直保持着“为弱势群体”写作的人文情怀。有人说，小小说是一种机智的艺术，信然。但王奎山不属于机智型的作家，乍一看，作品中似乎也少了些“天才”的成分。然而好作品都是浑然天成的，有时需吟诵再三，才能欣赏到它深藏的美，由此而论，谁说大巧若拙不也是一种境界呢？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母亲这辈子

父亲年轻的时候,在一个铁矿山上挖铁矿。母亲知道父亲爱吃炖豆腐,算着父亲要回来的时候,就提前打一块豆腐放着。等父亲一回来,就给他炖豆腐吃。母亲对我和姐姐说:“你们日子长着哩。长大了,想吃啥没有?这会儿,先尽着你爹。”父亲自然舍不得一人独享。往往吃不到一半,就说:“吃不下了。真吃不下了。”

有一回队里分西瓜,家里分了两个。一个大的,一个小的。我们娘几个把那个小的分吃了,留下那个大的给爹,爹好长一段时间也没回来。家里没人的时候,我就把那大西瓜从床底下滚出来,拍拍,听听,闻闻。但也仅是如此而已。吃的念头是从来都没敢动过的。父亲终于回来了,母亲喜滋滋地把那个大西瓜抱出来放到桌子上,准备切给爹吃。谁知道一刀下去,一股酸臭水就流了出来。母亲一下子愣在那里。过了一刻,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,指着骂我:“都是这个兔王八孙!”说着,抓起一把笤帚就要打我。我早意识到事情不妙,一溜烟地跑了。连吃饭也没敢回去吃,还是姐姐把我找回去的。

女儿出生以后,母亲来城里给我看孩子。那时候,父亲已经退休在家了。逢到只有我们娘两个的时候。母亲就该叹气了。母亲说:“不知道你爹在家咋过的哩!”我说:“他一个大老爷儿们,还饿着不成?”母亲说:“他一辈子没进过厨房的门,连啥是锅滚了都不知道。”我说:“没进过厨房的门,还不是你惯的么!”母亲知错地笑笑,不再说话。到了麦收或秋收的时候,母亲更是坐卧不宁的,母亲常在我面前唠叨:“娃,我听见‘吃杯茶’叫了。”我说:“吃杯茶叫又咋着?”母亲说,“吃杯茶一叫,就该收麦了。”隔天又说,“娃,我闻见麦子的香味儿。”我说:“尽说梦话!在

这城里，你会闻得见麦子的味儿？”母亲却说得真真切切：“可不是哩么，今儿一大早我一起来，就闻见新麦子的味儿了，真香啊！”

于是，只好放母亲回去几日。

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迅速地苍老起来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头发就全白了。我怕母亲在乡下孤单，就写信让母亲来。母亲不来，说是在城里住不惯。后来，我亲自去接，母亲才答应来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母亲领我到父亲的坟上烧纸。纸点着以后，母亲说：“他爹，娃让我到城里住几日，你给我好好在家待着。”停了一下，母亲又特意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摊到地上，说，“你要是愿意随我去，也中。”然后就去看那空气中飘荡着的纸灰。一阵微风吹来，有一朵纸灰像一只黑蝴蝶一样在空气中飘来飘去的，最后，慢慢地落到了母亲摊在地上的那张纸上。母亲小心地把那纸灰包好揣到怀里，喜滋滋地说：“你看看这老头子还怪会顺竿儿爬哩。我让他去，不过是虚虚，他倒当真了！”

那年秋天，我回去帮母亲收花生。走到父亲坟前，母亲惊讶地叫了一声：“咦咍——”我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母亲说：“你看你看，你爹在叫我哩。”我一看，爹的坟上裂开了一道一寸多宽、三尺多长的口子，我笑笑，说：“天干么。”母亲正色道：“不是，肯定是你爹叫我哩。我这一阵总做梦，总梦见你爹，说是在那边也没人给他做饭，常常吃不饱……”

果然，到那年腊月，母亲就不行了。

临去之前，母亲从枕头下摸出一副绿玉手镯，对我说：“娃，这副镯子我想戴走。”我说：“你戴么。”说着，我就把那副镯子给母亲戴上了。母亲说：“要说也不是啥值钱东西，是你爹给我买的。”停了一下，母亲的脸上突然地涌起了一片酡红，母亲像个羞怯的少女一样地笑了：“那一年，你爹到熊寨去卖瓜，整整一挑子瓜，就换了这副镯子。你爹回来说是钱丢了，你爷爷把他好一顿骂……”

我的眼泪就流出来。

母亲说：“那还是我当闺女的时候……”

停了好大一会儿，也没听母亲再说什么。低头一看，母亲已经咽气了。